

一个院子

□苏北

在北京的某一个院子，一个人们并不太关心的不起眼的院子，有我许多心仪的人和物。我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一些时日。我对它生出一种温暖的爱。

刚来时还未到农历的春分，大地的暖气已升了上来。院子里的白玉兰懂事地开出朵儿，十分娇媚。我们几个心生无聊，编排了好些话，有说乖巧的、有说知趣的。我急了眼，编出一句“它还是懂事的、乖巧的、知趣的、应景的，无奈地开出朵儿来了”。也是该打嘴，没几日它就给了我们颜色：满树的洁白，那亭亭玉立的花朵便开满了枝头，一朵一朵，灯盏似的，俏立着，有几百朵，并不闹，在微寒的春风中，轻轻地摆动。那种洁白使你惊叹，使你心中升起小小的忧伤，你看久了，仿佛它们开在梦中——洁白的、有质感的、透着明亮的梦。

一树一树，开满了花。这个院中遍植玉兰，除白玉兰外，还有粉红玉兰。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一个赛似一个，竞相地绽向枝头。

院子里有一个小小的花园，傍着花园有一方水池，植了柳，已十分高大。叶片也是近几时才冒出，先是有一层绿意，这几日鹅黄的枝条已明亮了起来，在风中轻轻晃动。

花园中的梅也热闹了起来。园子中种了许多梅，品种不一，不下十多种。曾欢天喜地地去数过，有燕杏梅花、美人梅花、垂梅花、丰厚梅花，也有人面桃花梅花，白蝴蝶梅花和腹瓣跳枝梅花……名字都十分美丽，可让我细细分辨，并无所得。好在我只是过过眼福，前几天还是一朵两朵的，一夜过来，全都开了。用怒放吧，用枝头闹闹轰轰吧，都说得过去的。我的窗口正对着花园，花园中分布着交叉的小径，那些梅花围绕着小径，这里、那里，粉的、红的、白的，一片一片，真是如过节一般。

我是在花园中散步，期待着它早些开放。昨日黄昏走在园中，已若走在香雪海中了。园中人很少。只有一个半大的孩子，在花园中奔跑，他忽然停了下来，大声说一句：“香！”吓我一跳，这个孩子！

围绕着园子的，在花和树的丛中，有一些雕像，他们都是我心仪的人：巴金、朱自清、郭沫若、艾青、冰心、曹禺、老舍、叶圣陶……曹、老、叶三人，是做成一组的，一条长椅上，坐着两位站着一位。想必是有这么一张照片存在的。老舍坐在椅子的一侧，一支文明手杖放在腿边，脸上是一贯的那种平和的表情。曹禺立于椅后，西服的扣子是敞开的，一副洋派的打扮，表情沉默，晚年的曹禺因写不出满意的作品，说死不瞑目，可以想见先生的痛苦。圣陶老人，则穿着长衫，圆口布鞋，坐在那里，我用手摸摸老人的胡子，又拍拍他光光的脑袋，我是愿意亲近他的，仿佛一个爷爷。而在另一侧，在浓浓的树丛中，巴金的一尊雕像隐于其中，一个小小的老人，穿着极其普通的中山装，低着头，他在沉思。冰心的雕像则是洁白的，她坐在一块山石之上，面相上看也只十六七岁。她剪着齐颈的短发，一副青年女子的装扮。她右手托着下颔，肩披一件薄衫，表情娴静。雕像的腿边，还雕着一只花瓶，里面正插着一束鲜花，不远处还有一块白石，上刻冰心的手迹：“有了爱就有了一切。”

在这个院子住了一些时日，日日与花相处，才明白花的甘苦。我们只欣赏花的美丽，却不知道美丽的短暂。有这个小小的感慨，是白玉兰开得最好的时候，我们曾齐聚在它的下面，赞它，叹它，用手触摸它的花瓣。可没过两日，它那洁白的、坚挺的、丰润的花瓣有了些斑点，一种浅淡的锈色。再过不了几天，地上便落满了花朵。一树繁华即将逝去，那新绿的叶片也早已绽出了枝杈。想必过不了多久，又是一树的新绿。这样想来也就释然了，就好似女人生育之后，便又是另一番的美丽了。

这个院子还是一个吸收知识的殿堂，这里有一群好学的人，他们来自祖国各地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：对文学的爱好和对知识的渴求。穿梭在这个院子里的人，他们大多衣着朴素，步履匆匆。这个院子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，这一片地区同样有个好听的名字：芍药居；而这个院子，则叫鲁迅文学院——一个让许多文学爱好者和作家向往的地方。

四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时至今日，曾经活跃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乾州春会老艺人多已谢世，而今乾州具有这种技艺的人已是屈指可数，“乾州春”正面临人亡艺绝的危机。而“游春”这种大型街头活动，需要一定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旧时，一般由商会或地方绅士承头，搞行业摊派。而现在是群众看艺、政府买单。作为一种民间街头艺术，乾州春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。

当今的乾州最主要的“扎春”艺人滕召云已经66岁了，但讲起“春”来仍津津乐道、兴趣盎然。他从小学戏，12岁就扮过“春伢儿”，后来“扎春”。1997年，湘西自治州成立40周年大庆，滕召云当时负责扎了20台“春”，花扎得很多，颜色鲜艳非常好看，“招呼春”的人全部统一服装，气势十分庞大。2007年，他所制作的“春”《天女散花》上了湘西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。而今提及这两次“扎春”，他仍非常激动。

滕召云说，“扎春”时节，每天必是早晨5点半起来开始，晚上忙到11点半，常常饭都是儿子送的，一干就是一两个月或更长。“扎春”的程序繁多：首先是做春桌架子，其次要定戏，定造型、定道具，然后再集中制作，最后还要选“春伢儿”、并教其做出符合剧情的身段舞蹈动作。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周全，不可有一点疏漏。

讲起乾州春的未来，滕召云的眼神里流露出无可掩饰的担忧：就算愿意免费教，也无人愿学了。他说“扎春”是一门综合性艺术，对民间艺人的素质要求很高，既要懂民间戏剧，又要会民间手工技艺，同时还要掌握民间绘画技能和多种造型艺术。这些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，而春仅是节日的喜庆仪式，艺人并不能靠之养家糊口，所以愿学的人已经少之又少。虽然担忧，但这位老艺人对春的未来还是有一些想法，他说，如果有经费的话，想按老传统做些假手假脚，“春”将更加生动好看；春架子也想改成万向轮的，左右各一个人推，更加安全也更加好看；最神往的事是能做一整套“春伢儿”服装、头饰，年年可以轮换，“春”的内容则将更加丰富……

令人欣慰的是，政府越来越重视民间文化的保护，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，2003年，吉首市成立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领导小组，乾州也成立了“乾州春会”保护中心。2005年，“乾州春会”已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。

“乾州春”这个寓言般的文化符号，这一副湘西民间的经典表情，这段湘西鲜活的民间记忆，应当不会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消逝吧……

文学院

祈福春天的表情

□聂元松

数灯云集，旗队、鼓乐队与一台台彩春依次排列，走街串巷，集中展示。

三

乾州“春会”以其原始拙朴的民间工艺向人们展示着湘西深厚的祭祀文化底蕴。乾州“春会”又叫“扎春”，源于古代民间宗教祭祀活动，以后逐渐成为庆祝节日的一种装饰艺术。古代湘西的民众生活中，祈福迎祥、消灾解厄的追求十分普遍。人们在自然节气或先人、神仙的诞辰日，都要举行相应的活动，纸扎因此成为必不可少的民间技艺。每逢节日或喜庆之际，这些色泽艳丽、造型拙朴、寓意明快的各类纸扎品，既为迎春祈福活动平添几分喜庆欢快色彩，又可令人从中窥视人类童年时期的生产、生活缩影，是湘西神秘文化底蕴鲜活生动的构成因子。遥想古代湘西，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种种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，不能完全成为自身命运主宰的湘西山民，对于自然、神灵莫不怀有敬畏之心，对于祖先、宗族莫不怀有感恩之情。因此，岁末年初，冬去春来之际，大自然的季节轮回，启示着人们通过祭祀天地祖先、自然神灵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而“春会”这一形式，“纸扎”这一工艺无疑是其精神寄托的最好载体。

乾州春通过祭拜先农之神，告诉人们要重视农业。游春时，第一台必是“春牛图”，一牧童执鞭骑牛背上吹笛，寓意“催春”。春牛的颜色根据皇历推算出一年的天气情况：牛头绘红色表示有春旱，腰绘红色表示有夏旱，尾绘红色表示秋旱，全身黑色表示有水灾，中间有蓝色表示有风暴。牧童头戴斗笠表示多雨有涝灾，身背斗笠表示风调雨顺，斗笠挂牛角上表示有大旱，所以农民看春之时最关注这台春的变化。游春中“春牛图”的变化，让人们在享受艺术的同时获取一年的气象信息，是湘西农耕文明的缩影。

乾州春与神话传说、古典戏剧、民间故事息息相关，综合运用了民间手工、绘画，以其生动的造型、鲜明的色彩、独特的形式再现人类古老文明的发展进程，集中体现了乾州人民弘扬真善美的文化传统，充分反映了乾州人的审美情趣和民族情操，成为世人认识、了解、研究乾州乃至湘西的文化窗口。

就这样年复一年，游春队伍承载着人们辞旧迎新的几多喜悦与企盼，在喧天的锣鼓声、鞭炮声中，穿行于乾州古城的大街小巷，构成了一副古城人们祈福春天的鲜活民间表情。

二

乾州“春会”源于何时，尚无准确的文字记载，明嘉靖年间，迎春活动就已十分盛行。据传，清代乾州迎春活动最为隆重热闹。其时，每逢立春前后，厅官“同知”及部属俱身穿礼服，兵士们各执武器，红绿旗卒走在前，12(润年13)台“春”与狮子、龙灯、蚌壳灯、鱼虾龟等彩灯组成浩荡长队，一路上吹长号、唢呐，锣鼓喧天、彩旗飘扬，在众人簇拥下穿街走巷出东城门至郊外“先农坛”。拜罢“先农之神”后，厅“同知”执鞭扶犁亲自犁几行“籍田”，以示重农、劝农。之后，队伍游至附近宽大的校场坪内，绕场一周，官员们居高坐下赏春，艺人们各显技艺，舞龙耍狮玩蚌壳跳花灯，官民同乐，热闹异常。至民国时，县长不再扶犁，但迎春活动保留至今。

乾州春会分为“矮春”和“高春”，春桌上放板凳坐春伢儿的叫“矮春”，在一根杆子上站春伢儿的称“高春”。由于高杆生动好看而深受老百姓的喜爱，因此流传到现在的乾州春都是“高春”。整个春会活动由“扎春、演春、游春”三大部分组成。

“扎春”又分为“纸扎”、“扮春”、“绑春”。纸扎就是根据故事情节需要，用篾和纸扎成牛、龙、花船、鱼虾、蚌等。扮春就是选民间10岁左右长相俊美的童男童女，扮成神话或戏剧中的人物，俗称“春伢儿”。扮演的多是神话传说、古典戏剧、历史人物的故事，如“孙悟空大闹天宫”、“穆桂英挂帅”、“罗荣光”等。“绑春”就是在特制的抬架内，将扮好的“春伢儿”连一小马扎送上高杆摆好姿势，高低错落有致，在桌面上打洞插入硬木棒，再以软布条缚牢，若角色需一脚蹬起悬空或伸出巨掌，便扎假手脚配之，尤其惊险动人、出奇制胜。

“演春”，即演“阳春戏”。就是阳春（农作）人演给阳春人看的戏。如今流行在湘西的小戏剧种“阳戏”也由此而得名。经常上演的有《捡田螺》《上茶山》《扯算子》等数10个剧目。

“游春”是乾州春会活动的高潮。其时

被清空也被充实

□李 云

这是一个域外女子，她激情四射，常常在半夜砸我的门，让我给她注射，或者睡在我的床上，甚至住进了我的身体。在鲁院，我与她共处一室，共附一体。

这么多年，我都是与她共附一体的。她是我的激情，是我生命的交响，她是我的幸福和苦难。现在她陪伴我，度过了鲁院的白天和夜晚，我与你们一样都叫她七月的海。但她还有一个名字叫珍妮特。是的，天使与我同桌，在白天的课堂上，她就坐在我的右边。

娇柔、瘦小、神经质，这一直是我的影子，也是她的。我一直暗暗地喊她天使，像在喊醒我自己。天使在人间，天使与我一样，穿着大红裙子，在墙壁上瑟瑟发抖，留下了斑驳的诗句。

是一阵风把我们吹回房间的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在百草园散步，在鲁院。

阳光白哗哗的，扎得眼睛生疼，而走在树荫下，又有些生冷。那时，一只大鸟蹲在树上，牢牢地抓紧树枝，姿态怪异，而那结着红籽的灌木，充满了诱惑。那时，你把红籽摘下放在嘴里，说是甜的。

现在呢？那些果实，翻卷的落叶，已经不见了，水落石出，我看见了大地的骨头……哦，飞鸟与巨兽同舞的时代，你与谁舞？与谁醉？可我真实实地醉过了，在鲁院，一堂课也能让我的灵魂飞升。是的，我有时陶醉，有时却极端清醒，比如现在，我才知道她是，我沉默，坦然，微笑。一个人微笑，独自对着星空。

她依然那么纯净，像昨夜一样遥望着我们。这水中的月亮，这天上的月亮，让我几度恍惚：哪里是家乡，哪里又是异乡？

昨夜，在我们的苏苏酒吧，我们被浓烈的亲情包围着。坐在我身边的她，那么率真可爱。几年前，读她的小说，想象着她灰暗的逃离；而今朝夕相处，我才知道她是一个多么阳光可爱的女孩子，彼此的个性和包容，让我们的心很近，很近。

而他，一个“80后”的男孩子，读他的诗，我

惊讶于那份苍远和古意，他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静和成熟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越来越知道，他是一个大气的男孩子，他会把他的资源一并分享给你……还有她，我的另一位山东老乡，在苏苏酒吧，我们纯净的友情和爱，让我醉了。我着迷于墙上的插画，着迷于吧台上的骷髅头，着迷于那份罂粟般的迷离。

在回来的路上，我们一起看着月亮，那月亮照了唐朝照宋朝，回头又来照你我。我们一起看着天上的月亮，看池塘中的月亮，看着你我的脸……那么多月亮在跳舞，我们不再孤单。上楼了，我们的小师妹正抱着一盒月饼等我们，她说姐姐，请选个月饼，是哈根达斯的。她又说快点吃吧，冰激凌做的，一会儿就要融化了。我说谢谢时，眼睛突然湿润了。

先是听见了鸟的鸣叫，两只大鸟，在小花园上空盘旋，尖叫；在鲁院上空，盘旋，尖叫，它们一会儿贴着绿色的池塘飞，一会儿又落在树枝上。它们旁若无人地飞翔。

早晨6点的光景，它们的飞，让天地显得如此幽深、寂静。它们飞远又飞近，而自由、喜悦，正在天地间漫开，在我身上漫开。仿佛我的灵魂也在飞翔，它保留了对世界所有的幻想，但又放弃了沉重的肉身。

再也没有羁绊，没有在意，挣脱了人世所有的蛛丝马迹。你看这池塘中的红鲤，那飞在天空中的大鸟，都是我，又都不是我。但我愿意是这硕果累累的银杏树，像一位母亲，孕育着如此多的儿女，我也愿意是那棵高大的柿子树，把果实的火焰，举向天空。

这个早晨，我又来到了郭沫若身边，他正在竹林间高举双臂，对天抒情。而艾青，正独坐在一边抽烟，别有一番深沉。路过他时，我忍不住对他念了一段经书。可是后来，他在林荫道上突然出现——那时，他着藏青长袍，身上斜插着一枝长长的粉荷道具，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，让我着实一惊！

我知道，在这个院子里，有人比我更精通于迷魂术，我不再说话，是不敢说话。听草木发声，风吹来了又一轮寂静。



11月29日上午，听陈众议老师讲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》。这个老师讲得特别有。魔幻现实主义，集体无意识，那是我的故乡啊，是我的莱茵大地！

感谢鲁院给我们请来了一个又一个好老师，比如梁鸿鹰，他说，我们中国人讲究人伦，我们中国作家要讲中国故事，向世界展示美好，塑造美好形象。他说我们要讲述，而不是倾诉……

2013年11月21日，在国家大剧院看话剧《哥本哈根》，三个人的对话让我着迷，这就是话剧的魅力。后来，我散步，看月亮。今晚的月亮是明净的，昨晚的月亮是凶险的，你知道。此情此景，多少风花雪月都不会让人心动，风过了也就过了吧。

3个月的光阴已经过去了，那些木叶那些花朵，再绿再开，已是另一年的事情了。

此刻我很惶恐，异常惶恐。我很想把所有的课目再学一遍，把读过的书再读一遍，很想把老师同学重新认识……在鲁院4个月，有的同学用前两个月相识，用后两个月告别，而对于我这种慢热型的人来说：前两个月是自我适应，后两个月才是相识。

是的，我从没有感觉时光如此宝贵，可是时光如指间沙，总在流失，流逝——

也许鲁院时光不是要结束了，而是才刚刚开始，有时我这样想。

是的，是刚刚开始，比如你的学习，你的写作，你望向世界的眼睛，比如我们的友情是要用一生来维系，或者来忘记的。

星空下，我总在回忆，从秋到冬——鲁院的红叶啊，高过了玫瑰的起伏和诱惑。

在鲁院，我们这群被红叶赤化的浪子，突然就安静了。你看，一枚红叶从水上漂过，从你我的脸上漂过，接着两枚、三枚……如红鲤，多么

绚丽的告别！我们的心久久荡漾着。我们的五官，在水中荡漾。

永恒的斑斓，罩着你我。总会想起你吧？我恍若置身于一个大剧场，人都走没了，我那么恐惧，但就在回头间，看见你还在，多么安静啊，你还在，你一直都在。

我还会想起什么呢？在浏酷，我与她边吃边聊，眼泪四溅。她说我是一个病孩子，被我的爱人缓缓地接住了……可她为什么不说是我的妈妈把我接住了呢？

姐姐说我哭。我什么时候在别人面前这样哭过？姐姐，天南海北，只因相遇在鲁院，你就一眼看透了我，仅仅从我的诗中？

我还会想起什么呢？我记着我们的诗歌研讨；记着师生T台走秀；记得那一堂堂精彩的讲课怎样让我心海动荡……我不说热爱，是因为爱得太深。我不想离开了，我想在这里安静地读书写作，我想再当一次学生，可以吗？